

吳興叢書

遲鴻軒集

遲鴻軒文集卷一目錄

庸說

毀譽說

禍福說

友說

蘋說

夢隱圖序

霜天曉角圖序

仕隱圖序

寫經室序

受經圖序

爾雅正名序

禹貢正銓序

重刻羣經宮室圖序

草草草廬詩藁序

志微錄序

許君詩序

送劉嘉定序

春秋古誼跋

思益堂詩賦鈔跋

解社題名記

江忠烈公殉廬州記

遲鴻軒記

遲鴻軒文集卷一 目錄

遲鴻軒文集卷一

歸安楊峴庸齋

庸說

庸之爲言用也引申之爲凡庸也楊子百無用號其齋曰庸齋客問曰庸奚貴楊子曰居余語汝夫庸者人之所惡天之所寵也日膠膠戚戚入於庸出於庸已蒙其實而辟其名寧有愈乎南方有樹曰榕大可百圍廕若垂天之雲匠石睨之以其無用也而唾焉歸夢黑而頑者前謝曰余嚮也不以庸揭嘗懼以材死而唾余而余免矣樗與櫟遭相謂曰榕之庸與余同天下言庸者赦榕而庸余益詰諸詰榕曰赦有術乎榕曰汝奚在樗與

櫟曰余豈辟羣者亦立於塗耳榕曰然則不汝之庸而誰庸夫往來之地百植叢焉斧斤之所戶焉汝保而與之委蛇而支離不中於度不汝之庸而誰庸余遊乎莽蒼之鄉息乎荒忽之野消兮搖兮物無害兮妍兮醜兮莫余丁兮而胡庸余哉且夫蒼松白榆黃楊紫檀至有用也大枝爲棖爲棟小枝爲几爲檻賊其膚而天其生彼皆以不庸賣者也藉設而不汝庸毗於庸而不庸與不毗於庸而庸而逃於庸其得孰多水鳥曰信天翁放於天涯無所得食也食之自致者始一咽焉鴟鴞見而笑曰余拍拍而飛而厲乎天力單憊而勿興視爚亂而靡主然後攫腐鼠而斯之曾不能一宿飽而待食之致

於汝一日不汝致將索汝於乾肺之肆矣余族皆智奚汝獨庸信天翁曰咄致食庸乎致於食庸乎汝嚙焉以食爲事翶翔於機辟之側彷徨於網罟之上余憂滋大庸寧憂余乎或以告鳩鳩曰有是哉庸莫如余然而造物者羽余翼余齒余舌余貸以活余猶不甘於庸余則悍矣人皆勞於形余獨恣於生寵余之至庸奚毒於余哉言未既客起立請曰庸可學乎楊子曰譖謬矣是莊周所謂學泗也有濱河而居者習於水勇於泅操舟鬻渡利供百口裹糧就學者成徒而溺死者幾半本學泅不學溺而利害如此守汝道一汝好無淫汝異號萬物不敢於汝盜女奚庸之學耶客曰善作庸說

毀譽說

毀譽有定乎無定也有始毀譽之者而毀譽纏矣天之生人也不能有賢而無不肖其賢也人譽之其不肖也人毀之然乃若賢者譽賢者不肖者譽不肖者賢者毀不肖者不肖者毀賢者是亂天下之郵也夫賢不肖猶白之與黑也白黑當於前凡人能命之有盲者焉其命白黑之名與人同援兩物而示之則無由以處也無由以處幾何不顛到耳哉故孟子曰有不虞之譽有求全之毀昔者東鄰有狐幻爲女子嬖肩而招路之人路之人以爲美甚而爭湊焉西鄰有女子衣敝屣穿髮卷手輒亦嬖肩而招路之人驚其醜疾過而勿顧夫

東鄰妖也西鄰人也然而美妖而醜人何以異乎譽跖
而毀惠也非其識之不昭妖工於惑而人拙也且人妖
之難於區也有二人相遇於塗一人曰吾寧以譽易毀
乎寧以毀易譽也一人曰譽果是也毀果非也邪毀果
是也譽果非也邪其或今日之譽不勝明日之毀明日
之毀不勝後日之譽果孰是孰非也邪雖欲易之烏得
而易之終於亂天下而已矣於是相顧而嘻曰吾與若
覺之彼日在毀譽中者不覺也

禍福說

禍福之於人甚矣哉其來也不知奚自來其去也不知
奚自去譬百其門而莫與關也世之言曰已有善必福

之已有惡必禍之然而孔孟何以不王羿奡何以有天下也又言曰非禍福之能爲也命也則雖盜賊之殺人淫人皆曰我命固且盜賊奚禍福之慮夫孰不甘盜賊而顧君子也今夫志俟而射射者或中或不中猶有俟以樹之而禍福無樹也有二人於此一人者修身以俟福而福不狎也一人者不畏水火金鐵之誅忘身以投禍而禍亦不湊也又有二人於此一人者修身以俟福福始狎之而終舍之一人者不畏水火金鐵之誅忘身以投禍禍始湊之而終縱之禍福有定乎無定也藝禾者執銚鎛蹲行畎畝疏排而糞焉視蟲孽而剔焉然而雨暘之不期禾以大萎明年以爲人力無益焉發坎壅

士而起而未勤然以興夫禍福亦若是而已矣且夫禍
福之於人天末嘗加之意也天末嘗加之意而人以意
逆之乎以意逆之無惑乎其不侔也然則如何而可曰
是在順我時而龍也我龍之時而蛇也雖龍勿羨毋寧
蛇殊無無賴之賴而猶謂我無之事昔不昧

友說之間平文王否不亦難哉又若謂執事與其
傳有之親師取友友也者與師俱貴所以析疑敦善而
規於誼者也一物也名之而勿詳諧之於友而渙然一
事也試之而勿安徵之於友而坦然藉設而無友猶無
燭而冥行雖不失途然而後矣夫賢愚智否各有友友
萬不同染於蒼則蒼染於黃則黃故曰擇術不可不慎

也世風之下追攀富貴者而友之其心以爲能如是是終身之賴也亦旣得之無復疑之祈善之敦但恐喜於其儻曰吾富貴者之友也其儻亦拭目傾耳曰某於富貴者友殆將終身矣未幾而富者失其富貴者失其貴其心大拂猶浮道與之與之不以陽陽乎去之夫一人之身且夕之間乍友乍否不亦謬哉又設智故以攘其餘利羣無驗之辭而誣所必無之事若不相識然嗚呼苟得謂之友邪夫人孰非友友而不愼不獲友之益而受其害豈不難矣女夫征符生好友一物一事必於友爭取信蓋曰友必規我於誼也春秋晦明戶外屢恆滿少年志氣銳甚余窮老獨居竊羨焉雖然戰國策曰秦

魏百相交也百相欺也夫天下之爲秦魏者眾矣盍亦擇所友乎作友說貽之

蘋說

楊子以蘋上官被劾鐫三級歸而署號曰蘋翁昧昧墨墨不知龍蛇曳杖而嬉以古爲家有酒堆凡有書積車飲酒訟書沛若導河客聞之叩門請見曰上官猶天也可蘋乎子勇於敢慎而不顧從牛非馬若墮衆霧兒告飢而泣晨妻忍寒而泣暮猶逐狂而東走勤辟倫而無數將毋習於自誤歟楊子曰唯不然夫余媚上官之不皇而奚蘋哉客曰媚有徵乎楊子曰有徵余期望上謁未嘗後於人迎見顏色俛不能仰莊榦拱手魚挂於

網應對赴儀聲雖不響斂版當出神猶忽悅豈余情之未芳乃進咫而退丈雖然余竊詫焉今之爲官者粉堊其面未言先笑戟門蕩蕩趨不待召一坐數起均以意耀擊威奔利牟於攻勦獨飛翔青雲之上非余之所逆料矣昔者子輿氏之言曰說大人則蘋之夫有子輿氏之賢蘋可也余媚上官之不皇而奚蘋哉客曰子奚而劾楊子曰吁汝誠愚夫鵠之不族於鳥也瑟之不諧於竽也操秦語而適越曾不容於須臾余老且衰沈於鬼祟苟義疑眾始以蘋棄謂鉞而袞春秋一字生當爲號死當爲謚上官奚惡於余汝斥余習於自誤余亦笑汝鋪糟而醉也客張目吐舌逡巡三揖曰子之說精矣請

終讓子以蘋鳴

夢隱圖序

戴子子高手夢隱圖示余夢隱者戴子欲得十畝田躬耕巖石之下隱居而養親顧詘於貧而寤寐如或遇之故曰夢隱也戴子讀書好古不苟合當世世亦棄焉語曰相士失之貧其信然邪余嘗與戴子終日譚其嚮善銳其疾物亦太刻余欲戒之戴子氣方高未必是余不敢輒以言進然戴子非無意時事者每及當世之治亂殷憂無已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使吐其耀以發其所長以較庸兒纖子相去縣矣辟於權衡不翹鈞鉢之差也孰利器之勿覲獨襄哀此曠野昔者鳳皇巢於林人

以爲欽鴻也若見欽鴻將鳳皇之矣彼自在夢中遑議
戴子夢不夢邪列禦寇曰西極之南隅有國焉不知境
界之所接名古莽之國陰陽之氣不交故寒暑無辨日
月之光不照故晝夜無辨其人不食不衣而多眠五旬
一覺以夢之所爲者實覺之所見者妄嘻豈眞有是國
邪是余之願也試挈戴子與遊誅茆結屋姑隱毋躁

霜天曉角圖序

丙辰九月余客衢州時粵賊道江西浸浸竄入徐大令
仲水在常山防所佐治兵繪霜天曉角圖索序余唯唯
旣諗於君曰賊縱橫江上下五六年矣發芻露尸暴及
生死獘悍狡戾罪惡盈極然而戰輒勝攻輒破所謂天